

耶和華啊，現在求祢取我的命吧，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。

Now, O LORD, take away my life, for it is better for me to die than to live.



1

文／劉怡昀 圖／Yufly

以利亞啊， 你在這裡做什麼？

服事，其實是一種用無盡的愛建造彼此、挽回靈魂的捨命，
而這未必會與所投入的忍耐與恩慈成正比。

親愛的神僕，你好嗎？

你空空的目光隨意飄移，避免與任何人交會。你說，找不到在這裡的熱情與喜樂了，一切都變成任務與義務。沒有什麼意義，沒有努力的動力，一切淡而無味。現在的你只覺得累，甚至覺得連把嘴角上揚的力氣都沒有。把情感抽離，心如死水，靜止休眠。

親愛的神僕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

你在這裡所發生的生命力凋零與自我邊緣化，是因為什麼，又為了什麼？

讓我們來說說以利亞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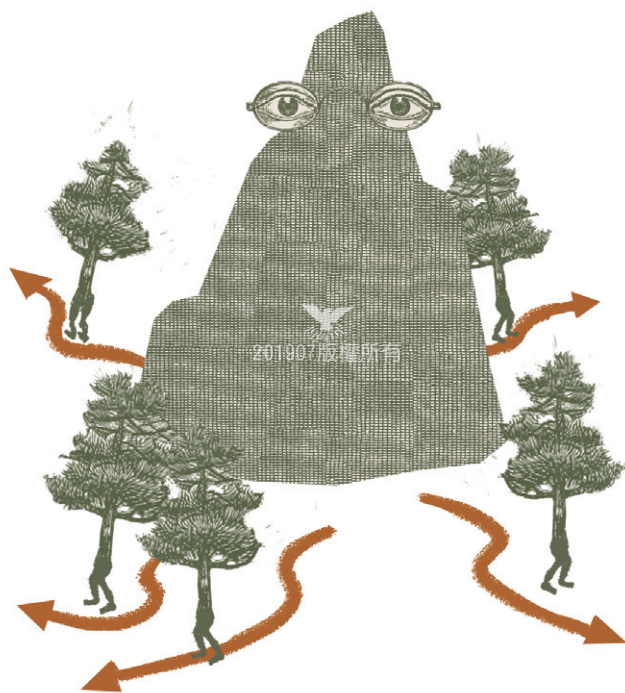
X X X

以利亞對神的信心之堅定是毋庸置疑的。在面對逐漸乾涸的基立溪時（王上十七7），他不曾懷疑神當初為何要他到這裡、現在神的供應又為何會短缺。到了撒勒法，他不尋找看似能力許可的寡婦，而是在遇見第一個寡婦時，就認定是神的預備（王上十七8-16）。當寡婦之子病逝，他用空前的信心迫切代禱，結果成就了聖經中首件死人復活的神蹟，更使自己得到被神差遣與神賜權柄的明證（王上十七24）。在迦密山頂，他因信為神發憤恨，對心持兩意的百姓與異教先知提出挑戰（王上十八20-40），又因信神的應許，七度吩咐僕人觀測萬里晴空的天色，每一次都毫無懷疑地相信大雨必降臨，無所畏懼（王上十八41-46）。

在恩雨轟然大降後的片刻，以利亞驚見，這些原本俯伏在地、高呼「耶和華是神、耶和華是神」並一窩蜂拿住巴力先知的眾民，不僅未能順勢處理耶洗別，反而不到半晌就回頭聽耶洗別的號令，彷彿剛才的大徹大悟不過是齷肥皂劇。太荒謬的背叛，擊潰以利亞鋼鐵般的信心。他挫敗地發現，原來即便這麼大的神蹟，也無法改變人性的頑梗。孤臣無力可回天，罷了，不如歸去來兮。

羅騰樹下，曾經鬥志高昂的以利亞，頹然坐下，向神求死。心如死水，靜止休眠。（王上十九3-5）

何烈山上，烈風地震、火焰赫赫，神不在其間。忽聞火後有微小聲音，那是主的關切（王上十九9-13）。



「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（王上十九9、13）

X X X

面對神，以利亞絕對是有信心的。

只是，一份健康的事奉所需具備的，並不只有對神的信心。

讓我們暫且跳脫以利亞絕望的視角，隨著神的提問回想，在以利亞各段經歷中，神已試圖調整他哪些靈性上的偏頗？神又期待我們從中明白何種事奉的真義？

一. 當先知在高處 ——失當的角色期待

以利亞的性格特徵，從他在迦密山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，以及兩度坐在山頂不服五十夫長命令（王下九9-12），都可看出其強勢倨傲的端倪。他似乎慣用一種上對下的姿態來進行溝通：包括對亞哈王的責備、對寡婦的命令，以及對以色列民那充滿戲劇張力的指揮（王上十八21、32-35）。然而，先知並不是君王，並不被設定為一種站在高處發命令的角色；自古以來，先知都是為神國神義而被藐視、被厭棄，乃至被殺害的僕人（太二三37），正如人子耶穌的經歷：

祂被藐視，被人厭棄；多受痛苦，常經憂患。祂被藐視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；我們也不尊重祂（賽五三3）。

耶和華啊，現在求祢取我的命吧，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。

Now, O LORD, take away my life, for it is better for me to die than to live.

故此，保羅描述，神的用人必須有準備被輕賤、被咒罵的自覺：

直到如今，我們還是又飢又渴，又赤身露體，又挨打，又沒有一定的住處，並且勞苦，親手做工。被人咒罵，我們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們就忍受；被人毀謗，我們就善勸。直到如今，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，萬物中的渣滓（林前四11-13）。

讓我們回到以利亞求死的情緒困境裡。當以利亞對於已行出大神蹟的自己，竟遭到背叛，甚至將被追殺、被唾棄，感到近乎崩潰的不敢置信時，其實他可以回想，神既安排他接受不潔淨的動物（烏鴉）與人（未受割禮的外邦人）的供養，豈不是刻意讓他落在卑賤的處境中，好破碎他過強的自尊心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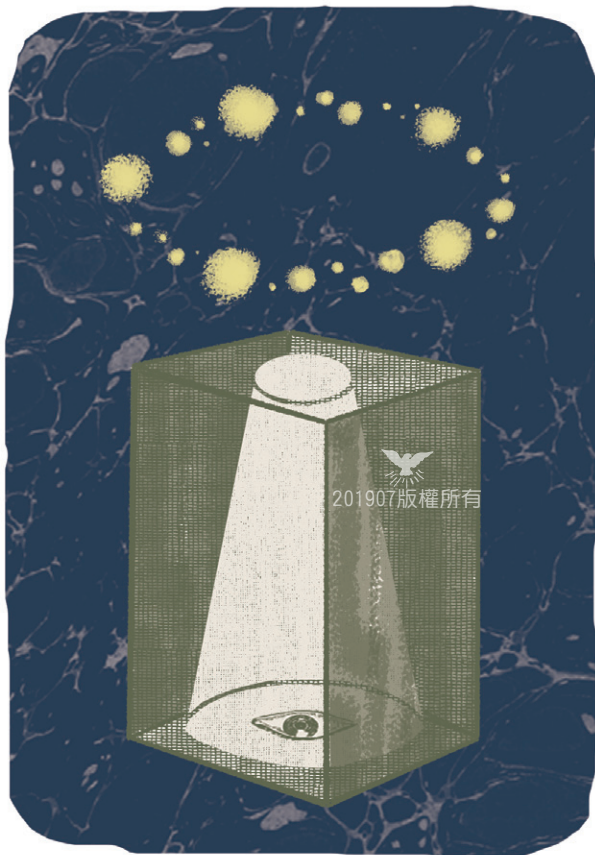
親愛的神僕，你是否也因為準備不足的被殺意識，而在事奉中感到錯愕、不平，甚至重傷、崩潰？使徒時代的信徒，在社會的集體霸凌中，心裡歡喜，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（徒五41）；他們並不是沒有自尊心，而是看見自己的受辱，存在一個更高的價值與意義。倘若你的降卑，其實是事奉的一環，那麼在低谷中求死的你，何不轉念感謝神引導你走下高臺？

二. 當事奉忽略愛 ——失準的工作重心

耶和華啊，罷了！求祢取我的性命，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（王上十九4）。

羅騰樹下的以利亞，向神吐露求死的念頭與理由，其實隱含著「為什麼我都已經做到這樣了還是沒用」的訊息。這其實顯示他對服事本質的誤解，與對服事成效的誤判。服事，並不是做事，並不是像投錢到販賣機裡那樣簡單的交換活動——投入零錢，掉出飲料；投入時間，獲得成效。服事，其實是一種用無盡的愛建造彼此、挽回靈魂的捨命，而這未必會與所投入的忍耐與恩慈成正比，其果效也不見得立竿見影，或可從外顯特徵來量度。

從以利亞在迦密山頂的禱告詞，即可一窺他對事奉本質與成效的認知失準。當他說：「亞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，耶和華啊，求祢今日使人知道祢是以色列的神，



也知道我是祢的僕人，又是奉祢的命行這一切事。耶和華啊，求祢應允我，應允我！使這民知道祢——耶和華是神，又知道是祢叫這民的心回轉」（王上十八36-37）。這顯示，他期待人「今日」立馬就認識神與以利亞的權柄來源，並且心思意念立即「被神回轉」。

但事實上，神賜給人自由意志，使人甘願選擇愛祂。祂不過度介入、不講求效率，如兩個兒子的比喻中的父親，被動等候浪子回轉（路十五20），又如無聲等候的良人，耐心讓佳偶自己情願醒來（歌二7，三5，八4）。微聲呼喚、用愛得勝，使人自己認罪伏在主恩典的腳前尋求救贖，這是先知信息的目標與手段。

另一方面，當以利亞期待一次戲劇性的感動，就能完成戲劇性的大逆轉，其實也隱含他想跳過長期牧養轉變的過程。固然達成一時感動是容易的，例如一場震撼人心的講道、一次跋山涉水的探訪，或一份特意設計的驚喜，會令受關懷者相當感動，但要真正發生生命的改變，或生活模式的調整，還是要落實在持續的陪伴、關懷與深入溝通中，而這遠比一次性、梭哈式的付出更不容易。事實上，長期放在肩頭承擔的牧養、戴在心上為戳記的關懷，正是牧者或守望者被設立的原因（結三三、三四章）。而如今，一次大逆轉失敗對神僕帶來的重大挫敗感，是否可能隱含了神僕期待獲得高C/P值的回饋，而並未做好帶著愛人的心腸投入牧養的準備？

先知即便能叫火從天而降，又能禱告叫雨落下，若在他的服事中忽略了作為核心動力的愛，一切的事奉都算不得什麼：


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鳴的鐸，響的鈸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樣的奧秘，各樣的知識，而且有全備的信，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，我就算不得什麼（林前十三1-2）。

故此，神叫接待以利亞的寡婦之子病逝，挑戰了以利亞事奉中的愛心投入：他能否為未受割禮且是頭號敵人耶洗別之故鄉的人民祈求？他為這不潔且非親非故之人的代禱能懇切到何種程度？結果當時以利亞親手懷抱起這孩子，放在自己的睡床上，又為這孩子兩度向神大聲喊叫（cried to the Lord），甚至三次全身趴在這孩子身上，用愛的接納超越了潔淨或不潔淨的理性評估。今天，求死的以利亞是否能再次回顧這段歷程，反思自己在後來的事奉中愛人的程度？而親愛的神僕，你又曾經如何貼近神愛人的胸懷？那或許是能醫治你今日挫敗感的著力點。

三. 當剩下我一人 ——失真的自我定位

我為耶和華——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；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祢的約，毀壞了祢的壇，用刀殺了祢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（王上十九10）。

耶和華啊，現在求祢取我的命吧，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。

 Now, O LORD, take away my life, for it is better for me to die than to live.

這段話，以利亞一字不漏地向神重複了兩次。如果再加上以利亞對眾民說的話：「作耶和華先知的只剩下我一個人；巴力的先知卻有四百五十個人」（王上十八22）。那麼，以利亞那「只剩下我一個人」的「孤獨的英雄」之感受，可說相當強烈。

然而，以利亞忽略了一件事。當神要以利亞向亞哈現身時，其實神大可以讓以利亞直接遇見亞哈，但神卻是讓以利亞遇到俄巴底亞（王上十八7）。神的目的，其實就是要讓以利亞從俄巴底亞得知，還有其他敬畏神的人與先知們被隱藏（王上十八12下-13），並且他們也與他獲得類似的恩典，都得著水與餅的供養（王上十八4）。正如神對以利亞在何烈山上的回應：

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與巴力親嘴的（王上十九18）。

親愛的神僕，今日你在事奉中被孤獨感啃噬嗎？你為自己身為時代最後一位先知感到悲愴嗎？要小心，這樣的感受並不是從神來的；在神國裡，「孤獨的英雄」從來不存在。神的工作永遠不會只剩某一個人孤獨地在做，也絕對不會非要哪個英雄來做不可。在任何領域、任何時代，神的僕人總是可被替換、被接續的，正如摩西死了，約書亞要起來（書一1-2）；以利亞之後，以利沙要繼續作先知（王上十九16）。儘管神看重每位僕人的價值，但

僕人莫把自己看得過於所當看的，而要看得合乎中道（羅十二3）。故此，神差以利亞去膏以利沙，作為祂對以利亞「孤獨的英雄」這個失真的自我定位的回應。

而你，是否願從自顧自憐的山洞中轉眼仰望，看見多如雲彩般包圍我們的見證人的安慰，也看見神國裡燈火接續不斷的盼望？

X X X

以利亞仗著神所賞賜的飲食之力，走了四十晝夜，從求死的羅騰樹，走到了何烈山。何烈山，一方面那曾是硬著頸項的選民拜金牛犢之地（出三二~三三章；詩一〇六19），正如以利亞所面對的背棄神的以色列民；另一方面，那也是選民與神立約、領受十誡與律法的所在（申四章，十八章；代下五10；瑪四4），因而以利亞能在此再思神的話語。但對先知而言，其實何烈山更是摩西初次遇見神的蒙召之處（出三1），那是他可以重回事奉的原點，檢視作僕人的初心之地。

在何烈山，神再度與人相會。

「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你可知道，服事並不是只要有信心就好。

親愛的神僕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

你在這裡所發生的生命力凋零與自我邊緣化，是因為什麼，又為了什麼？ 